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一回 為義氣哄堂空回龍潭鎮

卻說嘉興縣吳老爺，正分付人抬夾棍夾駱宏勛，余謙跑上堂來，把用刑之人三拳兩腳打得東倒西歪；又將夾棍劈開，手持一棍，在堂上亂打。濮天鵬大喝一聲：“爾等還不動手，等待何時！”任正千、駱宏勛，並帶來的十幾個英雄，各持棍棒亂打一番。濮天鵬兄弟祇奔暖門閣來追；吳老爺見事不好，抽身跑進宅門。將宅門關閉。眾書辦、衙役人等，乖滑的見勢凶惡，預先跑脫；恃強者還在堂上吆喝禁止，餘者盡被余謙等五位英雄打得臥地而哼。濮天鵬恐再遲延，城門一閉，守城兵了來捉，則不能安然回去，到家必受老岳的悶氣。說道：“還不出城，等待何時！”大家听得，各持棍棒打出頭門，照北門大道而行。行至普濟庵將行李取出，棍棒拋棄，各持著自用的器械，奔北門行走。這些英雄皆怒氣沖天，似天神模樣，那個還敢上前攔阻！一直出了北門，來到自己船上，合水手拔錨開船，上龍潭去了。且說嘉興縣衙門中，眾人去了半日，有躲在班房中之人，听得堂上清靜，祇有一片哼聲，方一大膽走出房來。看見眾人已去，走至後堂，開了暖閣門，稟知：“凶人已去，請老爺出堂。”吳老爺重整衣冠，復坐大堂，道：“這些強徒往那裏去了？”有人稟道：“方纔出北門上船去了。”吳老爺道：“駱宏勛是揚州人，自然是仍回揚州，本縣隨後差人行文，赴揚州捉他未遲。其餘人犯，現住何處？速速齊來問供。”眾衙役領命，自衙外齊入堂上。受傷之人過來稟道：“小的頭已打破。”那個說：“小的肋骨踢折了。”吳老爺道：“每人賞銀二兩，回去調理。”發放受傷人畢，奸情人犯拘齊。吳老爺喚上修氏，問道：“你若實說與駱宏勛幾時通奸，本縣自然開脫與你；你若隱而不言，這番比不得先前的！你可速速招認，本縣把罪歸與駱宏勛一人，好行文書去拿他，毫不難為你。”修氏道：“實與駱宏勛無私，叫小婦人怎肯相害！”吳老爺分付：“著實拶這奴才！”又是一拶三收，修氏昏而復醒，到底無有口供。吳老爺自道：“若不審出口供，怎樣行文拿人？修氏連拶九次，毫無招供，這便怎了？”又想到：“總在和尚身上追個口供罷了！”遂喚和尚問道：“你廟中所寓一班惡人，其情事不小。據本縣看來，真是一伙大盜。既在廟中歇息，你必知情，或奸情或強盜，你說出一件，本縣即開脫與你；若不實說，仔細你兩隻狗腿。”和尚道：“實係昨日來廟，別事僧人不知。”吳老爺大怒：“若不夾你這禿囚，諒你不肯招出。”正是：可憐佛家子，無故受非刑。一收一問，和尚不改前供。吳老爺也無可奈何，祇得寫了監帖，將和尚下監，修氏交官媒人管押；老梅令梅滔領去；私娃子用竹桶盛住寄了庫，待行文捉拿駱宏勛再審。發放已畢。

既今日哄堂之事難瞞府臺太爺，命外班伺候，親自上府面稟。來至府前頭門之外，下轎步行，宅內家丁投遞手本，裏邊傳出“面見”。吳老爺來至二堂，王倫問道：“何縣稟見？”家丁回道：“嘉興縣在外伺候。”“傳他進來。”吳老爺參見已畢，王倫命坐。問道：“貴縣今來有何事講？”吳老爺道：“卑職今日審一件奸情。奸夫駱宏勛，他一黨有十數餘人大鬧卑職法堂，將書役人等打得頭青眼腫，卑職若不速避，亦被打壞。特稟公祖大人知道。”王倫一听得“駱宏勛”三字，即打了一個寒噤，假作不知，問道：“駱宏勛那裏人氏？”吳老爺道：“他是揚州人氏。”王倫道：“揚州離此不遠，速行文書捉拿要緊。有了駱宏勛，餘眾則不難了。”吳老爺領命一躬，回衙連忙差人赴揚。這且不提。

卻說鮑自安在家同女兒閑談，道：“嘉興去的人今晚明早也該回來了。”金花道：“等賀氏來時，女兒也看看他是何等人品，王倫因他就費了若干精神。”鮑自安道：“臨行，我叫他們活捉回來，我還要審問審問，叫他二人零零受些罪兒，肯一刀誅之，便宜這奸夫淫婦麼？”正談之間，家人稟道：“濮姑爺一眾回來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我想他們也該回來了。”鮑金花與致勃勃隨父前來觀看賀氏，閃在屏門以後站立。鮑自安走出廳，向任、駱二位道：“辛苦！辛苦！”又問濮天鵬，濮天鵬遂將嘉興北門灣船，借寓普濟庵，原意三更時分動手，不料左邊人家姓梅嫡姪強奸嬌娘，駱大爺下去搭救，次日拘訊，硬證駱大爺為奸夫，欲加重刑，我等哄堂回來，未及捉奸夫淫婦等，說了一遍。鮑自安道：“這纔算做好漢！若叫駱大爺受他一下刑法，令山東花老他日知之笑殺！似此等事，你多做幾件，老夫總不貶你。祇是有此‘哄堂’一案，嘉興諸事防護嚴了，一時難以再去。待寧靜寧靜，你再多帶幾個人同去走走罷了！”鮑金花在屏門後“喇”的一笑，說道：“自家怕事，倒會說旁人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我怎麼怕事？”金花道：“山東花叔叔不能二下定興，捉殺奸淫，你笑他膽小；今日你因何不敢復下嘉興？又說什麼稍遲叫旁人再去。祇你值錢，別人都是該死的！”鮑自安道：“這是連日勞碌了姑老爺的大罵了，姑奶奶心中就不喜歡，連你都笑起來了！明日花振芳又要笑話。拚著這老性命，明日就下嘉興走走何妨！”

任、駱二位見他父女二人上氣，忙解勸道：“日月甚長，何在一時？俟寧靜幾日再去，方保萬全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二位大爺不知，我這姑奶奶自幼慣成的。今日這就算得罪他了，有十日半月的咒罵，還不肯饒我哩！我在家中也難過，趁此下嘉興走走：一則代任大爺報仇，二則躲躲姑奶奶！還少不得請二位大罵，並余大叔同去玩玩。今番多帶十來個听差的，連‘私娃子’一案人都帶他來。我要審他的真情，那修氏到底有個奸夫？”任、駱二人並濮天鵬兄弟齊說道：“修氏連受三拶，總無口供，看這光景真無奸夫。”鮑自安笑道：“駱大爺同濮天鵬尚未完婚，小婿雖然成親而未久，任大爺亦未經生育，故不深明此中之理。老夫一生了十數餘胎，祇存小女一人，那有不夫可成孕者？我說眾位不信，待把一眾盜來，當面審與諸位看看！”對濮天鵬道：“煩姑爺到後邊，多多拜上姑奶奶：將我出門應用之物，與我打起一個包裹，我明日就辭他去了。家內之事，拜托賢昆仲二位料理。我想嘉興縣既知駱大爺是揚州人，‘哄堂’之後必定是到揚州捕捉，你到江邊囑咐擺江船上：凡遇嘉興下文書者，一個莫要放過纔好；倘若過去，揚州江都縣必差人趕至駱大爺家，將人驚嚇了。驚嚇了老太太則我之過！”濮天鵬兄弟一一領命。鮑自安就叫兩隻大船裝載米面，柴薪帶足。听差百十人中揀選了二十人前往，各打包裹。今日之事提過。

第二日清晨，大家上船又往嘉興。下文書之人，真個一個不能過去。凡衙門之人出門，就帶二分勢利氣象，船家不問他，他自家就添在臉上，自稱道：“下文書的！”使船家不敢問他討船錢。那些船家听濮天鵬分付後，逢有下書之人，連忙單擺他，過江心，船漏一抽，翻入江心。嘉興縣見去人久不回來，又差人接催，及到江邊仍然照前一樣。嘉興離揚州雖無多遠，其信不能過江。也不必多言。

再說鮑自安兩隻大船又到嘉興，前日灣船北門，今日在西門灣下。臨晚，鮑自安將夜行衣服換上，應用之物俱揣入懷中，亦不過火悶子並雞鳴奪魂香、解藥等類，兩口順刀插入腿中，那二十位英雄亦各自裝扮停當。起更之後，鮑自安告辭任、駱兩人，帶領眾人趁此城門未閉，欲進府前來捉王倫、賀氏。不知好歹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